

Zur Genealogie der Moral

Zur Genealogie der Moral

论道德的谱系

一篇论战檄文

[德]尼采著 周弘译

Copyright © 2017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著作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论道德的谱系：一篇论战檄文 / (德) 尼采著；
周弘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3
ISBN 978-7-108-05832-4

I. ①论… II. ①尼… ②周… III. ①尼采 (Nietzsche,
Friedrich Wilhelm 1844-1900) — 伦理学 IV. ① B516.47 ② B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48365 号

责任编辑 冯金红
装帧设计 蔡立国
责任校对 安进平
责任印制 宋 家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100010)
网 址 www.sdxjp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2017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 × 1092 毫米 1/32 印张 5.625
字 数 112 千字
印 数 0,001—7,000 册
定 价 38.00 元
(印装查询：01064002715；邮购查询：01084010542)

再版序言

三联书店的编辑朋友告诉我，尼采的《论道德的谱系》要再版，请我校订一下，再写个再版序言。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让我回想起30年前翻译尼采这本小书时的情景，确有恍若隔世的感觉。30年前我的名字叫“周红”，在尼采的《论道德的谱系》出版前后，我将“周红”改为了“周弘”，部分是为了和另外一位名为“周红”的哈佛留学生加以区别，部分也是要和我自己的人文过去划一道界限。自从使用了“周弘”这个名字，我的写作大都偏于社会科学，而“人文的我”，包括儿时想当文学家的梦，就真的都成了过去。难为了编辑朋友，费了怎样一番周折才找到我，而我也应她的要求，用我现在的名字（也就是“周弘”）来再版这本译作，以表示对自己做过的工作终身负责的意思。全书译自1980年Walter de Gruyter德国口袋书出版社（Deutscher Taschenbuch Verlag）出版的15卷本《尼采批判研究全集》中的第5卷（Friedrich Nietzsche Sämtliche Werke. Kritische Studienausgabe. Band 5），再版校订仍然依据这个版本。

翻译尼采的《论道德的谱系》，并非因为我赞同或赞赏尼采的很多观点，恰恰相反，我虽然惊叹于尼采驾驭语言和

剖析人性的能力，而且丝毫不敢忽略他作为哲学家和学者在西方哲学和思想史中的地位，但是我此后的学术道路与尼采相去甚远。我承认，当年决定翻译尼采的《论道德的谱系》，其实是有几分青涩，也有几分炫技。大约35年前，何兆武先生到美国的布兰代斯大学访问，鼓励当时还是留学生的我翻译西方经典著作，我当时的选择是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何先生还对我说，一定要从德文直接翻译。不久，何先生来信说，《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已经有了译者，让我任选另外一本德文经典。我当时正在撰写硕士论文，题目是《鲁迅与尼采》。手头恰好有尼采的书，而且《论道德的谱系》篇幅又不长，既能够锻炼并证明我的德语翻译能力，又不会占据我太多的时间。后来的经历证明，我低估了这本书翻译的难度，而且因为有了炫技的成分和不够成熟的因素，动笔以后遇到重重困难是必然的，加上朋友们说我有那种“一定要用十二分的努力去做只需要五分努力就可以完成的工作”的性格，结果这本书的翻译成了“硬头皮工程”，从1986年一直干到了1988年，加上后来出版周期的影响，到了1992年才被三联书店出版。回想起来，从开始动笔翻译到现在，整整30年过去了。

一项工作经历了30年而依然保有价值，这本身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而我虽然说不上百感交集，但算得上是五味杂陈了。不是因为这么一本小书竟然断断续续地花费了我近两年业余时间，而是至今读起这本书来，还有尼采说过的那种被“深深地刺伤过”，同时又被“深深地激动过”的感觉，

所以这项工作的过程掺杂着疑惑、震惊、反思、推敲等各种复杂的情绪也是必然的。作为读者和译者，责任感让我反复地阅读，也“反复地咀嚼”，而且每次“咀嚼的味道”都不同，就像理想、信念、教养和偏好完全不同的人都可能为尼采的写作而吸引一样。

关于尼采和《论道德的谱系》的基本情况，我在一版序言中已经有了一些介绍。主要说明了《论道德的谱系》基本上可以作为尼采的代表作来读，因为这本书不仅系统地梳理了尼采对传统道德哲学的批判，而且提出了他的核心观点，即“强力意志”，并做了反复的论述和强调。《论道德的谱系》更像是一篇战斗的檄文，一篇清算基督教伦理和基督教徒伪善的檄文，带着尼采特有的鲜明的爱憎和淋漓畅快的揭露。这不是一般性的批判，不是列举事实、加以归类式的批判，而是深入地挖掘了人的灵魂、嵌入了人的内心、揭露了人性的底层的批判，是十分严酷的、丝毫不留情面的批判。由于时间的原因，我这次没有能够对一版的原文做逐字逐句的重新校订，只是做了一些无伤大雅的文字调整。个别表述和文字的理解见仁见智，不当和错误之处，敬请读者谅解。

尼采的批判武器也是惊世骇俗的。他从自然、社会、历史、生理、病理等条件中挖掘人的内在的动能和观念，完全蔑视19世纪的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传统，立意要与整个经济理性主义的主流决裂，与哲学的经济和社会功用决裂，认为所有这些都曾经为基督教所毒化。尼采立意要恢复人的天性、自然性甚至动物性，用以解释理性无法解释的行为，

那些阴暗的、阉割的、扭曲的、令人厌恶的行为，为的是让人本身的能量尽情地释放出来。

这样一套理论虽然是发自尼采的内心，但也是问世于一个特殊的时代，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一种尼采式的反应。19世纪下半叶《论道德的谱系》问世的时候，欧洲社会深陷进步与腐朽的矛盾和悖论之中难以自拔。一方面，经过了百多年工业革命，生产力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就如马克思、恩格斯惊叹的：“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竟然在百年之间实现，物质的丰富程度和技术的创新速度都可以说得上是日新月异。另一方面，市场的扩张和资本的疯狂与劳动者的困顿形成鲜明对照。周而复始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更使大批的产业工人不断地受到失业、饥饿和死亡的威胁，他们的社会地位和劳动环境并没有因为技术和市场的发展而得到改善。

在被撕裂的社会碎片中，各种思潮的迭起使欧洲的19世纪成为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赫伯特·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和“文化进化论”，圣西门、傅里叶和欧文的“空想社会主义”，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等德国古典哲学家的主观精神，一批充分地释放丰富的想象力，甚至提出“回归中世纪”的浪漫主义文学家们，以及大量的现实主义和实证主义作家们纷纷涌现，使得19世纪下半叶的欧洲思想和精神处于一种“百家争鸣”的状态。

19世纪的欧洲是一个社会运动风起云涌的时代，一个

人民反抗日益激烈的时代，一个各种思想争奇斗艳的时代。从19世纪的三四十年代开始，欧洲接二连三地爆发工人反抗运动：法国里昂的工人起义、英国的宪章运动、德国西里西亚的织工起义，等等。《共产党宣言》（1848）和马克思的《资本论》的第一卷（1867）以及一批马克思主义著作先后发表，有组织的无产阶级革命吹响了清算现存社会制度的号角，整个欧洲社会就像是要翻了个天。

在社会大变动的时代，一名孤独的思想者，如尼采，开始了他自己的清算统治了欧洲上千年的思想传统和精神世界的艰难历程。他看到的是一场失序和失范的混乱的社会转型，是一个概念和观念、道德和礼仪都在被不断颠覆的时代。作为“统治者”、“主人”阶层的思想者，尼采看到了统治者的腐朽，却又要维护腐朽的统治，他追溯道德标准的发展脉络，对腐朽的统治者和伪善者施以刮骨疗毒式的精神批判，但是又把所有的毒素归因于基督教思想；他呼号更加彻底地回归“人的本能”，却找不到他理想中的“超人”。这就是尼采的悲剧——他没有能够找到他的“超人”，也没有能够找到一个理想的人类社会。尼采宣布了“上帝的死亡”，预言了“超人的到来”，但是，尼采去世后仅仅14年，在各种社会矛盾积重难返的情况下，欧洲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译者于2016年夏

译 序

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1844—1900）是19世纪末著名的德国哲学家，他的作品以直捣人性底蕴的气魄和淋漓酣畅的文风见称，尤以在美学和道德哲学方面的著作享誉世界。主要著作有《悲剧的诞生》、《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善恶的彼岸》、《论道德的谱系》等。

《论道德的谱系》一书出版于1887年，时距尼采因病辞去巴塞尔大学教职已历八年。自《论道德的谱系》问世以后，尼采的健康状况更趋恶化，最终于1889年初患精神分裂症。从1889年患病至1900年辞世时止，尼采没有再恢复过理智。

继《论道德的谱系》之后，尼采虽于1888年先后完成了《反基督教》、《瓦格纳事件》等篇，但就理论体系而言，这些作品均不能和《论道德的谱系》相提并论。至于尼采的其他名篇，如《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善恶的彼岸》等，均发表于《论道德的谱系》之前，其中《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虽是尼采的集大成之作，但在理论方面远不及《论道德的谱系》清晰明了，连尼采本人都承认其费解，“恐怕很少

有人能真正读懂它”。《论道德的谱系》则不然，它条理清晰，论述充分，虽然仍旧带着尼采惯用的格言警句风格，但不论从写作时序还是从理论体系上看都是尼采的成熟之作。鉴于尼采拟对所有价值进行重新评价的《强力意志》一书在他去世时尚未成章，只留下一些断句残篇，所以《论道德的谱系》一书也可以称之为尼采道德哲学的代表作。

尼采本人显然也对《论道德的谱系》有着某种偏爱，在这本书发表后的半年中，尼采在给友人的信中一再提到它，例如他在1887年12月20日给加斯特的信中写道：“那最后一本书（指《论道德的谱系》）确有些惊人之处。我前天重读它时感到异常惊奇，就像在读一本新书一样。”次年，尼采在身体状况急剧恶化，有时失去知觉达数小时，甚至整日整夜没有知觉的情况下写信给奥沃贝克，不无感叹地说：“我最后那部书（仍指《论道德的谱系》）披露了一个事实：当弦绷到了极限的时候，任何一种情绪都可能使一个人采取暴力。”尼采在精神崩溃前几个月完成的自传《看哪！这人》中，曾就《论道德的谱系》做了如下的概述：

“这部谱系的三章在惊世的表达、立意和艺术方面都可以说是所有文字中最耸人听闻的……在每一章的结尾……都可以透过浓重的烟雾看到一个崭新的事实。”

“第一章阐述的事实是基督教心理：即基督教产生于怨恨精神，而不是像人们通常相信的那样产生于‘圣灵’。就其本质来说，基督教是一场反向运动，是一场反对高贵价值统治的伟大起义。”

“第二章说明的事实是良心心理：即良心并非像人们所相信的那样是‘人心中的上帝之音’，而是残酷的本能。这种本能由于不能再向外释放就转向反对自身。残酷，这一最古老、最难以想象的底层文化在这里第一次得到了揭示。”

“第三章所回答的问题是：禁欲主义理想、僧侣理想既然是有害理想之最，既然是一种终极意志，一种颓废理想，那么它的巨大威力来自何方？答案不是像人们所相信的那样来自上帝对僧侣的背后支持，而是由于缺乏更好的理想，是由于禁欲主义理想乃迄今唯一的理想，是由于它没有对手，由于‘人宁可追求虚无也不能无所追求’——最主要的原因是缺少一种对立的理想，直至查拉图斯特拉的出现——读者明白我的意思。以上是一个心理学家重新评价所有价值的三项关键性准备工作……”

由此可见，尼采本人是把《论道德的谱系》当作理解他的超人哲学的必由之路来看待的。

和近现代西方的实证主义伦理学发展趋势相悖，尼采不谋求用现成的理性来解释和规范人的行为准则，而是直捣人性的底层。揭示道德观念产生的自然、社会、生理甚至病理条件，发掘人们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条件下制造不同的价值判断的共同的原始动力。尼采认为“善”与“恶”和“好”与“坏”这两种对立的判断其实与功利、实惠、善行并无干系，它们是人出自不同的社会地位和生理条件对自身的行为所做的肯定性判断。贵族的“好”是一种原发的自我肯定，而“坏”是派生的，是贵族对非我的否定，

是次要的。做这种价值判断的前提是体魄的健壮和行动的自由。奴隶道德则以对非我的否定为原生的和主要的判断，谓之“恶”，然后借助于上帝的力量衍生出“善”的自我肯定。尼采认为，这两种自我肯定的原动力是同一种“强力意志”，但“善与恶”的价值判断是在“强力意志”受到生理障碍情况下的产物，可惜由于人类生理知识的贫乏，人们只能在心理和道德领域里找寻障碍的原因和治疗方法，结果使这种障碍引发的病症愈发沉重得不可救治。

尼采对道德起源和人性的挖掘为西方现代用生理学和病理学方法分析人的行为和心理拓开了道路。现代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就自称从尼采的哲学中得到了启迪。就此而论，尼采承袭了欧洲文化中的理性思维的传统，他对意志的作用的挖掘恰好说明了他不让自己囿于现成的理性，试图另辟蹊径，用以解释已有的理性尚未解释的那部分人性，其结果是发展了关于人的理性思维。

尼采道德哲学的出发点是人的不平等。他坦率地承认他偏爱“主人道德”，偏爱上等人的“好与坏”的价值判断，他写道：“不能因猛兽捕食羊羔而责怪猛兽”，因为那是强者的残暴天性使然。他认为弱者也希望有朝一日成为强者，但是他厌恶弱者使自己成为强者所使用的手段，称那是发生了生理障碍的生命为维护其生存而进行殊死搏斗时采取的伤害性举动，是病态。他把代表“主人道德”的高贵者称为“野蛮人”，说他们“无异于非常漂亮的、伺机追求战利品和胜利的金发猛兽”，而把代表“奴隶道德”的低贱者称为“虫

人”，说他们发明了各种自我摧残的手段，是“人类的灾难”，但与此同时又不得不承认他们有肯定生命的原动力，承认他们的行为是他们的“最佳生存状态和最优创造能力的最基本和最自然的条件”。

尼采虽然偏袒贵族的“主人道德”，但他并不是像一向被解释的那样意在恢复“主人道德”，相反，尼采指出，基督教的“奴隶道德”早已统治世界多年，现在到了超越道德、肯定道德背后的“强力意志”的时候了。这样他就从一种偏袒“贵族”、“主人”、“少数人”的出发点得出了一种关于人的行为动力的抽象：强力意志使处于强者地位的人行动过激，使处于弱者地位的人反应过激，而以往关于道德的价值判断无非是对这些过激行动，特别是对过激反应的正名。于是尼采对于道德起源的这一深层探讨不仅影响了20世纪的存在主义哲学，而且还引发了当代行为科学中的一系列中层理论和实践理论（如对于动机和情绪的探讨、对于过激行为的解析等），从而缩小了人们之间相互理解的距离。同时可以想见，尼采对个人意志的过分强调和对人的另一种基本需求即安全需求的过分藐视使他对社会契约的认识失之偏颇，因此在以实证主义为主流的20世纪伦理学中地位甚微。

尼采是一位语言大师，原文中采用的文字达八种之多，其中有整段、整页的拉丁文。为了比较准确地转达著者的原意，我在拉丁文方面请教了美国布兰代斯大学的Binion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的叶秀山、傅乐安两位先生，在法文、意大利文方面请教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西欧所的杨祖

功、罗红波两位先生。此外，在我译书过程中得到清华大学何兆武先生、商务印书馆高崧先生的关怀与鼓励，在此一并表示谢意。

译者于 1988 年

目 录

再版序言 1

译 序 7

论道德的谱系

前 言 3

第一章 “善与恶”、“好与坏” 13

第二章 “负罪”、“良心谴责”及其他 47

第三章 禁欲主义理想意味着什么? 92

论道德的谱系

一篇论战檄文

